高僧傳卷第十九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

習禪四　本傳十四　付見二

師大莊嚴

唐同州大興

唐京師

唐南武州沙門

唐終南山紫蓋

唐并州大興國寺　　志超

唐台州國清寺釋智晞傳七

唐并州義興寺釋智滿傳八

唐京師化度寺釋僧邕傳九

唐天台山國清寺釋灌頂傳十

唐天台山國清寺釋[illegible]

唐天台山國清寺釋

唐終南山豐德寺

唐雍州津梁寺

釋僧定丹陽人本與　　大悟

討擊既繁便感風癘乃惟曰于

倫學當徒轍遂屏絕還顧歸宗

初栖鍾山林阜獨靜空齋侍者

供給左右唯以粳米白粥日進

餘則繫念相續不絕

祈拓鍾山林皇獲靜空齋侍
供給左右唯以粳米白粥日進

餘則繫念相續不絕
不涉村邑遊仞定心
閉牖重隱吐納自
斯薄微誠獲應故
首面目奇特圓淨鬚眉並生有
日唯福感所及儀貌倍常而雙
瞳可長數寸紫赤通顏乃成奇
既屬斯靈瑞翹展夕山中名
跡成時不性仁慈來入于室牀
下惟繫虎迹或禪想乍淨
便通夜山行無問
等同羣而定安之
之感不可類也隋
呂處之業定之心無庸世務至
戒師礼畢志距違預在尊嚴間
隱嘗遇傷寒通身蒸熱遂如常
斷食三日沙門保恭道場上首
徒也親喻令食答白疾勢將
可保應以法援何用食為
坐七日既滿所苦頓
為此類也大業末
羣盜來刼定初不怖
間有奴賊耶定曰縱有郎賊吾
怖況奴賊耶因剥其衣服曾無

怖況奴賊耶因剥其衣服曾無
至於坐氈將欲挽掣定捉之曰
此度冬卿今將去命必不濟乍
命於此氈不可離吾命也
便止之以武德七年
如常不覺已逝春秋
釋道林姓李同州郃陽人
五發心出家入太白山結宇深
絶登陟木食濟形惟法撿心更
拯隋開皇之始創啓玄宗勅度
選窮翹楚有司加訪搜得林焉
親命出家苦辭不可乃啓曰貧
山林之士往而不返晧然
林泉望得連蹤既仕
陛下大敬法門載清
遺虛仰者帝曰名實大而其本
禪師但縣公府身任山栖林不從
迸還太白仍宗前業後以事聞奏
更搜楊庆陋窮巖倒穴方始捉獲
履節無虧勅勞彰重崇敬弥異
香爐等物仍令住馮翊大興國
少時又迸于梁山之陽阿
稱天固鑒山為窟凝

年七月微覺有疾遺言侍如
儀又聞茹次鄉晉空道谷次會

少時又逃于[illegible]
稱天固鑒山為窟凝

年七月微覺有疾遺言門侍如
儀又聞笳吹響空道俗歆會又聞
香大如桃棗衆皆拾而供養莫知
目燒發美暢聞者驚心經於三
氣爽朗加坐而終停屍七日色
改即於山栖鑿龕處之衆
盈万計鼓儛而送生
在道隱括為先從
女人生染之本偏所故也
常不親面不為說法不從取食
房基致使臨終之前有来問疾者
隔障潛知遥止之不令面對斯行
通幽故也而慈濟生靈深護物
虱之屬任其遊行每徐徐舉
驚走斯仁育之量殆難嗣
釋法應姓王氏東越
鵝性度沉嘿隨住緣
冠出家事沙門曇邕 續業
傳時值周初定門初闢奉法履行
道相趨應於門學殊為稱首後洛
禍避迹終南飯衣松羅潛形六載
修念慧用祛夙罪精厲所及法
淨心用收晉妄境斯澄屢感
踞廬側或入門內似

淨心用收晉妄境斯澄屢感

踞廬側或入門內似
生緣又閑禪病對猶
自尔馴狎更繁其類下所入庭
崇公定業既深偏蒙印可徒衆五
並委維持教授奬擢允開衆望門
十二年有勑令搜簡三學業長
內通化崇於禪府選得二十五
中行解高者應為其長勑戒
五衆各使一人曉夜[illegible]
百於寶際寺相續[illegible]
出有司聲聞惟遠下
仍用造經一藏親躬受[illegible]
年素無所患云吾今將逝已有香
見迎言已卒於清禪寺春秋八十
釋智周字圓朗姓趙氏其先徐
邳人有晉過江居于婁縣之曲
然其神用超邈彰於青紫
違親許道師事法流
力生也滔乃吳國冠
服勤左右分陰請步
博聞時大莊嚴瞬法師者義[illegible]
道映雄伯負裘淹留專功一紀
端蹤更同寒水自金陵矣御安步
歸本住伽藍開弘四實學侶同
晤成羣但久猒城傍早

道映雄俊賀裘海岳[illegible]
端崖更同蹇水自金陵矣 御安[illegible]

歸本住伽藍開弘四實學侶同
晤成羣但久猒城傍早[illegible]
然高舉晦迹於馬
斯合終焉不渝而止
結舊齒晚秀咸請[illegible]濟益
拘小節乃又從之横經者溢坐[illegible]
者泥首炎德既銷僧徒莫聚乃[illegible]
舊谷又遭土崩瓜剖順時違[illegible]
無繫寂動斯三武德五年七
遘疾終於大莱城南武州[illegible]
通舍春秋六十有七
日賊退途靜弟子
歸于本山當時人[illegible]
以貞觀四年二月十五日弟子[illegible]
等於寺之西嶺改設圓墳惟同
閑澹識悟淹遠容止可觀進退
量包山海調逸烟霞得壹一
万類窮通不易其慮喜慍不
崇尚先達提辨後進道[illegible]
則焉加以蔫愛垂[illegible]
圖史大善篇什與
陳氏二方俱馳聲結[illegible]成論
玄章涅槃大品等各十餘遍兼造

閣門廊周亟壯麗當陽弥勒大
紵亦諸侍衛又晉司空何充[illegible]

陳氏[illegible]大德[illegible]
玄章涅槃大品等各十餘遍兼造

閣門廊周匝壯麗當陽弥勒大
紵亦諸侍衛又晉司空何充
龕泥象年代綿遠聖儀毀落
流水漆布丹青彫鑽奇
法迴向寺釋道恭
不中規繩而匠石曲
激流連殆逾三紀披雲對月賦
之詩跂石班荆辯肇融之論故人
仰孤悵而荒涼景行不退望長坰
咽絶懼陵谷易遷竹素難久
於貞紺楊清塵於不朽其銘
城墉六賊丘陵膝固
雄猛調御慈悲勃
俄澄八樹潛暉五
克應開士皎潔戒珠
有德知足知止學捲羣經思深
樂說河寫資風雲會七衆閑攜
襟帶振紉頹網緊其是賴世逢
適化江湄去來任物隱顯從
何愛淨上為期有生有滅何
宅閑昔遂封興舊
松林昏鳥思徑
玄坰虛奉

釋法藏姓荀氏潁川潁陰人三
父共母偏居十歲又三美身

釋法藏姓荀氏潁川潁陰人三
父共母偏居十歲又亡隻身而
斯禍苦深悟無常投庇三寶
祐年二十二即周天和二年
明帝度僧便從出家
皇子詔選名德至
武帝躬趨殿下口
乃然無人對者藏在
作鮮卑語答殿庭僚衆咸喜所
語百官道人身小心大獨超羣
朕此言可非健道人耶有勑
百一十貫由是面洽每蒙
居寺內心念幽林古聖
靜建德二年二月
函投於紫盖山山
乃獨立禪房高巖
以水松面青天而淚心吸白雲而
臆壹三年正月八日遊步山頂忽
杏七枚即而啖之流味濃美因
索全無來處即荷寘資但勤
年四月二十三日毀像焚
俗給優二年惟藏
歷八載常思開法

九月下山詣帝意崇三寶到城
以不許入進退論理武侯府上大

九月下山詔帝意崇三寶到城
以不許入進退論理武候府上大
柘王猛次大夫乙婁謙問從何
朋侶何在施主是誰藏報曰建德
年棄寺入山三年四月方還
藏在山餘並還俗
侶藏曰一身在山林
為徒侶草木為粮粉然自悔
之下莫非王土既居紫蓋噉食山
准此供給則至尊所施猛等報奏
勑曰朕欲為菩薩治化此僧既
蓋山來正合朕意宜令長髮著
衣冠為陟岵寺主遣內史帝
文繹撿按施行內中
行恭覆奏曰天下
度一人違先帝詔至　於城
別見宣帝問三教名朕欲菩薩
或現天身或從地出或作鹿馬用
化道以攝衆生如何藏引妙莊
子諫父之事又曰陛下昔為
能匡諫遂令先帝焚燒聖典
錢擄斯逆害與秦皆可
朕先皇明詔可令
顏乞刑都市幽顯同見誠其本
時命若懸滕而詞氣無駮類經

錢據斯逆害與秦
朕先皇明詔可令

顏乞刑都市幽顯同見誠其本
時命若懸縢而詞氣無駭頻經
安詞弥厲十奏既達帝曰道人
沛公曰人生所重无過於命虐
刑之地何能不怖帝聞愀然
曰真人護法祐我君
丘朕不然無事人心　其刑一
問賜菩薩衣冠依前入陟岵
降寵命得繼釋門既獲再生便
往林泉山澤請欲幽潛御史鮑宏
勑萬年長安監田盩厔鄠杜五縣
藏遊行朕須見日不可沉隱雖
勑終未開弘快結心靈思懷
德云謝隨祚將興大
十五日隨祖作相於　皇六月
又下山與大丞相對詔　寶經
蒙剃落賜法服一具雜綵十五段
州粟一石尋又還山至七月初退
下山更詳開化至十五日令遣藏
竟陵公撿校度僧百二十人並
服各還所止藏獨宿相第夜
大定元年二月十三日之
改為開皇之元焉平五　朱述前

者置大興善寺為國行道自此漸

改為開皇之元焉平五　　朱迦前

者置大興善寺為國行道自此漸
方流海內豈非藏戒行貞明禪心
茂何能累入朱門頻登御榻今俊
有恩勑別加慰勞并勑正公咸知
開皇二年內史舍人趙偉宣勑
苓棗杏蘇柴炭以
靜不苦榮利十四年　　停料隨施
供給武候將軍索和業者清
延至宅中異礼奉養積善所惠
所住以為佛寺藏率俗課勵設五
齋右僕射蘇威每來參謁并肆
尊儀舍人裴矩宣勑藏禪師落
首又設大齋弘法之盛孰不
所住處可為濟法今　　士
僧寺是也嘗以慈　　慮有施貪
依而養之鵝則知時旋遶狗
不食斯類法律不可具紀煬帝晉
時臨太尉第三子綿疾爰殂塵于
寺乃勒銘曰世途若幻生死如
子何短彭祖何脩嗚呼余子有
留永為法種長依法儔教日
壽杖日每策此杖時　　壽何敢
殤幼子長就法門蔭

德十六年隋祖幸齊州失豫王公口
下奉造觀音並勑安齊法共養

壽扶日每策山扶日
殤幼子長就法門誓　　壽何敢

德十六年隋祖幸齊州失豫王公口
下奉造觀音並勅安濟法供養
元年文帝造等身釋迦六區
於藏師住寺大業二年充德
凡營福業經像佛殿皆
歲下勅九宮並為寺
續維持以藏名稱冷
宮寺上座綴緝少達無替所臨
唐建議人百一心淮安王創繕
于斯寺守因受王請終身奉養
觀之始情奉弥隆思報罔極
寺伺隙未展王便物故本祈不
亦終焉以貞觀三年
因殮武子埏南雲
素知德為銘貞石在於龕側
釋慧超俗姓申屠上黨潞城人也
道懷貞氷霜其志初拂衣捨俗
晉陽居大興國寺襟懷為業雖略
教備委邪正而偏據行途不
乃別建道場威羅儀象旛花
具清鮮又鳩集異　　族每
燒香供養烟氣相　　恒躬處其
淨衣端坐詳其覺觀擬其志

異香滿室靈骨充牀隨用福流

燒香供養烟氣相[illegible]　恍身處[illegible]
淨衣端坐詳其覺觀擬其志[illegible]

異香滿室靈骨充牣隨用福流
久數而莫知其所以然也至[illegible]
年獻后崩立禪定寺以起名望徙入
京師嚴淨形衣有逾亘日或瑞陳供
無替由來至武德[illegible]　[illegible]部舊[illegible]
懷信者多化道赴緣兼難限約
還興國道俗欣慶奉礼交并及七年
冬微疾不念即告無常合寺齊赴[illegible]
聆遺訣起端坐如常精神更爽[illegible]
曰同住多年凡情易隔脫有如
願開懷然入道難逢善心易生
自任勿悞後身言[illegible]　心不覺
其絕見無接對謂[illegible]　終取纊屬
乃知無氣時年七十餘坐若神[illegible]
負逾潔異香縈繞滿室充庭音樂聞
空莫知來處門人大衆驚心駭目
使士女奔赴悲咽寒雲閟塞寺
花獻積至十二月中剋期將壙
白黑列道爭前從寺至[illegible]十有餘[illegible]
人馬輻湊事等市[illegible]　純牀坐如
入定路既交擁率制[illegible]加乃迴[illegible]
城破荒就塋衆又填逼類等天崩[illegible]
殮於龍阜之山開化寺側作窟處焉

經停一年儼然不散日別常有伏[illegible]
香花無絕後遂塞其窟戶置塔於[illegible]

城破荒就塹衆又填逼類等天崩低
殮於龍阜之山開化寺側作窟處焉

經停一年儼然不散日別常有伏
香花無絕後遂塞其窟戶置塔於上
勒銘於右用旌後德

釋智晞俗姓陳氏[illegible]　先世因官
流寓家於閩越晞童稚不羣幼齒
外見老病死達世浮危自省皆況慈
諸淪溺深加厭離如為怨逐擔[illegible]
勞訪尋勝境伏聞智者抗志法
禪佛隴鑒訓迷途為世津導[illegible]
仰遠泛滄波年登二十始隻從[illegible]
得奉值即定師資　[illegible]受禪
決加修寂定如救頭然心焉稍調
動辟慮受命遣百常居佛隴修禪道
場樂三昧者咸共師仰宴坐之假寺
復指撝創造伽藍殿堂房舍悉
整惟經臺未搆始欲就工有香鑪
山巖峻嶮林木秀異然彼神祇巨有
靈驗自古已來無[illegible]　[illegible]崖況有
登踐而採伐者時卑　曰今既營經
臺供養法寶惟尚精華豈可率尒而
已其香鑪峯糧栢木中精勝可共取
之以充供養論詳既訖往諮於[illegible]
陳上事良久荅云山神護惜不可
次無敢重言各還[illegible]　[illegible]夢人送

疏云香鑪峯聖栢[illegible]

次無敢重言各還所[illegible]　仍夢人送
疏云香鑪峯擡栢[illegible]　皆搭給經臺
既感冥示即便撝略營辦食具分部
人工入山採伐侍者諮曰昨日不許
令鄰取之荅曰昨由他令由我仍
無苦必不相悞從旨往取擡栢之
惟嶮而生並皆取得一無留難先師
智者陳曰勸化百姓[illegible]　渚次訖
於海際所有江溪並　放生之池
永斷採捕隋世亦尔事並經勑隨國
既亡後生百姓為惡者多竟立梁滬
滿於江溪反傷水族告訴無所乃共
頂礼禪師往先師龕房燒香呪願
有魚人見僧在滬上立意謂[illegible]水邪
船往救僅到便無因示[illegible]意皆不得
魚乎相報示改惡從　仍停採捕時
有僧法雲欲往香鑪峯頭陁晞諫曰
彼山神剛强卿道力微弱向彼必不
得安慎勿往也雲不納旨遂往到山
不盈二宿神即現形駡雲令還[illegible]
其事方憶前旨深生敬仰有[illegible]
亘在房誦經自往喚云今晚當有僧
来言竟仍向門下即　仍純善納

衣執錫持鉢形神爽俊有異常人從
外而来相去二十餘步繞入路東慈

陳上事良久荅云山神護惜不可

衣執錫持鉢形神爽俊有異常人從外而来相去二十餘步繞入路東隱而不現俄頃之間即聞東山有聲大振山谷便云意嗟吾也未終曰語弟子云吾命無幾可作香湯洗浴適竟山中烏狩也　升常所不見者並皆来集房側及地騰空悲鳴嗟呼經日方散十二月十七日夜跏趺端坐仍執如意說法辭理深邃既竟告弟子曰與汝等造次相值今永別會遇靡期言已寂然無聲良久諸弟子哭泣便更開眼誡曰人生有死物　始必終世相如也　可悲今去勿尔鬧乱於吾也　吾習禪已来至於今日四十九年背不著牀吾不貪信施不貪香火汝等欲得將吾相見可自懃策行道力不貪人弟子因諮啓未審和上當生何所荅云如吾見夢報在兜率宮殿青色居天西北見智者大師左右有　人皆坐寶座唯一座獨空吾問　以荅云灌頂却後六年當来昇此說法十八日朝語諸弟子汝等並早須齋吾命須

史尔日村人登山祭疾食竟辭還曰既苦遠来更停少時待貧道前去

皇在所請給明德寺去今明當有使
来言竟仍向門下助　代純善納

頂却後六年當來昇此說法十八日
朝語諸弟子汝等並早須齋吾命須

史尔日村人登山叅疾食竟辭還
白既苦遠来更停少時待貧道前去
其人不解苦辭不住　小之時晓日
霽天全無雲翳謂叅　既已不住
可疾去雨尋落去者少時驟雨如
瀉春秋七十有二以貞觀元年十二
月十八日午時結跏安坐端直儼然
氣息綿微如入禪定因而不及時雷
空中有絃管聲合衆皆聞良久乃息
經停數日方入石龕　之敷悅手足
柔軟不異生平所受　塔在先師智
者龕前二百餘步
釋智滿姓賈氏太原人立意矜持不
羣凡小七歲出家隨師請業凡所受
道如說修行年登冠拏進受具戒
儀成範資訓弥弘又聽涅槃等經盡
其大旨名教略圓味　今業遂往上
黨石墨山聚徒行道門徒肅穆緇素
歸依礼供駢羅積而能散時屬隋初
創弘大法智滿遂仍國化引而廣之
故使聞風造者負笈奔注衆雜精
時兼久近初則設儀礼懺用攝恒性
後便隨其樂欲靜思寂坐滿躬事衆

法身預僧倫形止方羽威嚴猛肅眉
目濃朝白黑交臨頂有叅拜莫不伸

時無久近初則設儀祀懺用攝恒情
後便隨其樂欲靜思宴坐滿躬事衆

法身預僧倫形止方羽威嚴猛肅眉
目濃朗白黑交臨預有參拜莫不神
竦而毛動咸加敬仰為菩薩戒師而
滿不重身名不輕正法雖苦邀請
即傳授乃親為竭誠方等行道要取
明證夢佛摩頂并為說法宛如經相
方為授法故道俗思　名相趍不絕
而專意靜觀猒此諠浮乃從居梨城
之東山南流泉精舍息心之士又結如
林禪懺兼修止觀齊捨志弘經遠隨
務或乘又往鴈門川依瓚禪師涉緣人
慧瓚僧中藻鏡定室羽儀言行清登具
如別傳滿嘗遇後展〻附有餘從瓚
歷遊所在宗習又依〻開化結慮修
心俄為文帝追瓚入京定門斯壞衆
侶乘張滿乃錄其同志五十餘人西
入嵐州土安山內如前綜業大感學徒
隋季道消賊徒蜂起生民墜於溝壑
而滿衆宛然不散斯亦道感之會也
大唐建義四衆歸大　平侶入城就
人弘道初住晉陽真智寺以化聲廣
被歸宗如市　武皇別勑引勞令止許
公宅中供事所須並出義府躬主礼

問覩而懼之顧語裴寂曰孤見此禪

被歸宗如市武皇別敕引勞令出詣
公宅中供事所須並出義府躬注礼

問覩而懼之顧語裴寂曰孤見此禪
師衣毛驚起何耶荅曰計無餘相應
是戒神所護耳重祚　祚覲曰弟子
濟拔蒼生今義興大造願往還無障
當為立寺既登京輦天下略平武德
元年乃詔滿所住宅為義興寺四事
供養一出國家至三年以滿德為炊
歸道聲更遠帝欲處之京室下勑徵
之又以北蕃南侵　情駭都督弘
農公劉讓留滿住用鎮衆心有勑
特聽同安朝寄武德五年玁狁孔熾
戎車載飾以馬邑沙門雄情果敢烽
燧屢舉罔弗因之太原地本武鄉
戎是習乃勑選二千餘僧充兵兩府
登又下勑滿師一寺行業清隆可非
簡例由是重流景　九問遐迩晉川
髦彦沙汰之餘覩滿坐受嘉慶皆來
稱美或拜伏戒範者或依承習住者
常數貳百餘人而滿恒業無怠精厲
其誠時或墮學親昵別誡委引聖晉
誘化凡心預在聞命莫不渡流而自
伏嘻歎良久並由承　行已感發前
人故得機教不妄弘貞觀二年四

月初因動散微覺不念遂淹灰管本
性無優門人同集曰遺誡勸有沙門

伏嗟歎良久並由承　行已感發前
入故得撥教不妄弘貞觀二年四

月初因動散微覺不悉遂淹灰管本
性無擾門人同集曰遺誡勸有沙門
道綽者夙有弘揞友而敬奉因喻法
曰法有生滅道在撥緣觀相易入其
門涉空頗限其位　所說進道有
期滿乃時衡而告曰積年誠業冀此
弘持緣虛無相可緣引實有何所引
豈以一期要法累劫埋乎幸早相辭
勿塵妄識綽乃退焉其堅白持微為
若此也既而氣將漸弱而志力猶強
侍人圍遶觀者充　用端坐舉面徐
視學徒時次見吾溘然而卒春秋七
十有八即貞觀二年六月九日也當終
前夕大地振動寺樹摧枝合衆悲驚
哀相現矣泰山其頹乎法人斯逝聯類
如此舉邑酸切若亶其心即以其月十
二日旋殯於龍山童　谷中立塔神
德自滿捨俗從道六　餘年潔已清
貞氷霜取喻獎衣節食纔止飢寒頻
經斷穀用約貪染目不邪視言不浮
華淨色子女未嘗瞻對弱年登歲者
不宿房中受具多夏者方令近侍約
時臨衆誡以行科餘則靜處小房唯
朝方出室中唯一繩牀盛袋挂于壁

時臨衆誡以行科餘川靜處小房幽
朝方出室中唯一繩牀盎袋挂于壁
上隨道資具坐外更無致使見者懍
然改容不覺發敬矣又偏重供僧勤
加基業慈接貧苦備諸藥療煢煢遑
遑意存利物矣

釋僧邕郭氏太原介休　祖憲荆州
刺史父韶博陵太守邕神識沉靜寘
符上德世傳儒業齒曾上庠年有十
三遂親入道於鄴西雲門寺依止僧
稠而出家焉稠公禪慧通靈戒行標
異即授禪法數日便詣稠撫邕謂諸
門人曰五停四念將盡、工矣仍往林
慮山中栖託定門遊逸心計屬周武
平齊像法隳壞又入白鹿山深林之
下避時削迹餌飯松木三遷斯絶百
許為羣麏麋伏其前山翁集其手
初未之異也後乃梵音展礼焚香讀
誦輒有奇鳥異獸攢集庭宇貞如某
敬心疑聽受自非行感下及何以致
斯自尔屢降幽靈勝言亘載開皇之
始弘闡釋門重叙玄宗更聯榮問有
魏州信行禪師深明佛法令世異人
以道隱之最習當根之業知邕遯世
幽居遣人造日修道行宜以濟度

幽居遣人造日修道[illegible]行宜以濟度為先獨善其身非所聞也宜盡弘益之方照示流俗乃出山與行相遇同修正節開皇[illegible]行被邑入京乃與邑同來至止帝城道俗莫匪遵奉[illegible]行之歿世綱揔徒衆上有住持之功以貞觀五年十一月十[illegible]日終於化度寺院春秋八十有九主上崇敬情深贈帛為其追福以其月二十二日奉靈魄於終南山遵邑之遺令也門徒取其舍利起塔於行之塔左邑[illegible]氣凝正行業精嚴卑辛屈己體道藏用及委質寒林悲纏[illegible]野僉以身死名滅世有斯人敢樹玄石用陳令氣左度子李百藥製文率更令歐陽詢書文筆新華多增傳本故累誦野外矣

釋灌頂字法雲俗姓吳氏常州義興人也祖世避地東甌[illegible]而不返今為臨海之章安焉父天[illegible]亡母親鞠養生甫三月孩而欲名思審物類未知所目母夜稱佛法僧名頂仍口勃音句清辯同共驚異因告攝靜寺慧拯法師聞而歎曰此子非凡即以非凡為字及年七歲還為拯公弟子曰進

句清辯同共驚異因告揮靜寺慧恢
法師聞而歎曰此子非凡即以非凡

為字及年七歲還為拯公弟子日進
文詞玄儁並驚清藻才綺即譽當時
年登二十進具奉儀德瓶油鉢弥所
留思泊拯師歇世沐道天台承習之
網罔有虧緒陳至德元年從智顗禪
主出居光宅研繹觀門頻蒙印可隷
陳氏失馭隨師上江勝地名山盡皆
遊憩三宮廬阜九向衡峯無不捃迹
依迎訪問遺逸後屆荆部停玉泉寺
傳法轉化教敷西楚開皇十一年平
王作鎮揚州陪從智者戾止邪溝居
禪衆寺為法上將日卜幽求俄隨智
者東旋止于台岳晚止稱心精舍開
講法華跨朗龍基超於雲印方集奔
隨負篋七涌有吉藏法師興皇入室
嘉祥結肆獨擅浙東聞稱心道勝之
之未許求借義記尋閱淺深乃知體
解心醉有所從矣因之講散衆投足
天台飡稟法華發擔弘演至十七年
智者現疾瞻侍曉夕艱劬盡心爰及
滅度親承遺旨乃奉留書并諸信物
哀泣跪授晉王五體投地悲淚頂戴
事遵賓礼情敦法親尋遣揚州總管

府司馬王弘送頂還山為智者設千

哀泣跪授晉王王開拜地悲泣[illegible]
事遵賓礼情敦法親尋遣揚州總管

府司馬王弘送頂還山為智者設千
僧齋置國清寺即昔有晉曇光[illegible]猷
之故迹也前峯佛隴寺号修禪在陳
之日智者初建隴南十里地日丹丘
經行平正瞻望顯博習者摽基刋木
欲建道場未果心期古遺囑斯在王
工入谷即事修營置臬引繩一依舊
旨仁壽元年晉王入嗣東巡本國万
里川途人野畢慶頂以檀越昇位寺
宇初成出山叅賀遂蒙引見慰問重
疊酬對如響言無失[illegible]臣主榮歎又
遣負外散騎侍郎張乾威送還山寺
施物三千段氈三百領又設千僧齋
寺廟臺殿更加修緝故丹青之飾乱
發朝霞松竹之嶺奄同被錦斯寔海
西之壯觀也遠符智者之言具如彼
傳仁壽二年下令延[illegible]夏序炎赫
道體休宜禪悅資神故多佳致近令
慧日道場莊論二師謙淨名經全用
智者義疏判釋經文禪師既是大師
高足法門委寄令遣延屈必希霈然
并法華經疏隨使入京也佇遲來儀
書不盡意頂持衣資鉢高步入宮三

夏闡弘副君欣載每至深契無不伸
請並隨問接對周統玄籍後遣言[illegible]

并法華經蹤隨使入京也行遲來儀
書不盡意頂持衣貧鉢高步入宮三

夏闡弘副君欣載每至深契無不伸
請並隨問接對周統玄籍後遣信送
還覲遺隆倍大業七年治兵涿野覲
揔元戎將欲蕩一東[illegible]用清文軌因
問左右備叙軒皇先壯阪泉之戮暴
後歎峒山之問道追思智者感慕動
容下勅迎頂遠至行所引見天顏叙
以同學之歡又遣侍郎吳旻送還台
寺尒後王人繼至房[illegible]虛月頂縱懷
丘壑絶迹世累定慧兩修語嘿雙化
乃有名僧大德近城遠方希覲三觀
十如及以心塵使性並拜首投身請
祈天鼓皆蹤淪情性澡雪胷襟三業
屢增二嚴無盡忽以貞觀六年八月
七日終於國清寺房[illegible]秋七十有二
初薄示輕疾無論藥療而室有異香
臨終命弟子曰弥勒經說佛入城日
香煙若雲汝多燒香吾將去矣因伸
遺誡詞理妙切門人衆侶瞻仰涕零
忽自起合掌如有所攷發口三稱阿
弥陁佛伍身就卧累手當心色貞歡
愉奄然而逝舉體柔耎頂暖經日嘗
有同學智晞顗之親慶潰尤有名先以貞

觀元年卒臨終云吾生兜率矣見先
師智者寶座行列皆少有人惟一座

惰奄然而逝舉體柔軟頂暖經日嘗
有同學智晞顗之親屢瀆亮有名先以貞

觀元年卒臨終云吾生兜率矣見先
師智者寶坐行列皆少有人惟一座
獨空云却後六年灌頂法師昇此說
法焚香驗旨即慈尊降迎計歲論期
審晞不謀矣以其月九日窆于寺之
南山遠近奔號喧震林谷初頂化流
鄙俗神用弘方村人於　能去山三十
餘里染患將絕衆治不愈其子奔馳
入山祈求救頂為轉法華經焚旃檀香
病者雖遠乃聞檀香入鼻應時瘥復
又樂安南嶺地日安洲碧樹青溪泉
流伏溺人逕不通頂留連愛翫顧而
揞曰若使斯地夷坦當來此講經曾
未浹旬白砂遍涌平如玉鏡頂以感
通相顯不違前願仍講法華金光明
二部用酬靈意嘗於章安攝靜寺講
涅槃經值海賊上抄道俗奔委頂方
撾鍾就講顏無懾懼　徒麾旛詣寺
忽見兵旗曜日持弓執戟人皆丈餘
雄悍奮發羣覩驚慞一時退散嘗於
佛隴講暇携引學徒累石為塔別須
二片用攜塔門弟子光英光輩運一石
咸疑厚大更欲旁求　勞人力頂曰

杖聊撝前所運石颯然驚裂遂析為

二片用攜塔門弟子共勞運一石咸疑厚大更欲旁求　勞人力頂舉

杖聊撝前所運石颯然驚裂遂析為兩段厚薄等均用施塔户宛如舊契若斯靈應其相寔多自頂受業天台又禀道衡岳思顗三心　不歸莫二若觀若講常依法華又講涅槃金光明淨名等經及説圓頓止觀四念等法門其遍不少且智者辯才雲行雨施或同天網乍擬瓔珞能持能領唯頂一人其私記智者詞　及自製義記并雜文等題目並勒于碑陰弟子光英後生摽俊優柔教義與國清寺衆僉共紀其行樹其碑于寺之門常州弘善寺沙門法宣為文其詞甚麗見于别集

釋智璆俗姓張氏洛　河人晉室播遷寓居臨海祖亢秀梁倉部侍郎任臨海内史父文懐陳中兵將軍璆受經之歲言無虚發行不慙人親里鄉隣深加敬愛年登十七二親俱逝慘服纔釋便染疾病頂經歲月醫藥無効仍於静夜策杖曳疾出到中庭向月而卧至心專念月光菩薩惟願大悲濟我況病如是繫念遂經旬朔於中夜間夢見一人形色非常從東方来謂璆曰我今故来為汝治病即

大悲濟我況病如是繫念遂經旬朔
於中夜間夢見一人形色非常從東

方来謂璆曰我今故来為汝治病即
以口就璆身次第吸數三夜如此因
尒稍痊深知三寶是我依救遂求離
俗便投安寧寺慧憑法師以為弟子
逖聞智者軌行超羣　約世良導即迄
舸豊流直栢台　岫伏膺受道乃遣行
法華懺悔第二七日初夜懺訖還就
禪床始欲安坐乃見九頭龍從地涌
出上昇虛空明旦諮白云此是表九
道衆生聞法華經將尒之世破無明
地入法性空耳又陳至德四年永陽
王伯智作牧仙都延屈智者来于鎮
所璆隨師受請同赴稽山九旬坐訖
仍即辞王往寶林山寺行法華三昧
初日初夜如有人来揺動户扇璆即
問之汝是何人夜来揺户即長聲荅
云我来看燈耳頻經數過問荅如前
其寺内先有大德慧成禪師夜具聞
之謂弟子曰彼堂内從来有大悪鬼
今聞此聲必是鬼来取一人也天將
欲曉成師扣户而喚璆未暇得應便
繞堂唱云苦哉苦哉其人了矣璆即
開户問意荅云汝猶在耶吾謂昨夜

鬼已害汝故此嗟耳成師以事諮王

續堂唱去甚甚甚甚甚甚其人了矣琮則
開戶問意荅云汝猶在耶吾謂昨夜

鬼已害汝故此嗟耳成師以事諮王
王遣數十人執仗防護琮謂防人曰
命由業也豈是防護之所加乎願諸
仁者將領還城啓王云尒防人去後
第二日夜鬼入堂內捫壁打牆遍東
西堂內六燈琮即滅五留一行道坐
禪誦經坦然無懼於三七日中事恒
如此行法將訖見一青衣童子稱讚
善哉言已不現雖值此二緣心無憂
喜琮又因事出往會稽路由剡縣孝
行村乞食主人誤煑毒椹設琮食竟
進趣前途主人於後嗽此餘殘並皆
吐痢若死等苦隣人見之即持藥追
琮十里方及見琮快行無恙問曰何
故見尋具陳上事便笑而荅曰貧道
無他可棄藥反蹤不須見逐驗之道
力所薰故毒不能傷也又隋大業元
年駕幸江都琮銜僧命出參引見內
殿御遥見琮即便避席命令前坐種
種顧問便遣通事舍人盧正方送琮
還山為智者設一千僧齋度四十九
人出家施寺物二千段米三千石并
香蘇等又為寺造四周土墻大業六

年又往揚州參見仍遣給事侍郎許
善心送還山又為智者設一千僧齋

人出內施寺物二千段米三千石并
香蘇等又為寺造四周土墻大業六

年又往揚州參見仍遣給事侍郎許
善心送還山又為智者設一千僧齋
度一百人出家施寺物一千段覲齋
僧人絹一疋七年又往涿郡參勞謝
遠來施寺物五百段遣五十人執仗
防援還山凡經八迴參見天子並蒙
喜悅供給豐厚以貞觀十二年卒於
寺春秋八十三矣

釋普明本名法京俗姓朱氏會稽人
少小志操有異恒童口常稱佛聚砂
以為福事蒿芟以為殿塔不俗談戲
惟志崇法有僧乞食因即勸云郎子
既有善性可向天台山出家其中有
初依菩薩在彼說法遂以陳太建十
四年踰山越澗來入天台正值智者
處坐說法下講竟頂礼歸依願盡此
生以為弟子智者笑云宿揞願力今
得相遇曉夕左右伏膺無懈專求禪
法兼行方等般舟觀音懺悔誦法華
經一部至禎明元年陳主勑迎智者
出都從往金陵居光宅寺專以禪思
為業同堂坐者奉命檢校俄而陳國
亡三智者即上江州廬山東林寺時於

陶侃瑞像閣內行觀音懺法冬十一
月身不衣絮苦節行道見一僧云所

為業同堂坐者奉命檢校俄而陳國
云三智者即上江州廬山東林寺謁於

陶侃瑞像閣內行觀音懺法冬十一
月身不衣絮苦節行道見一僧云所
名法京未為嘉稱可改為普明此名
曉朗照了三世懺訖啓智者述之便
云此寘中所示宜即改舊從新又隨
智者往荆州玉泉寺每於泉側練若
專思智者反路合峯令造大鍾天台
供養江陵道俗竟為經營當欲鑄時
盲人來看明懸鑒機知相不吉果尒
開摸鍾破缺仍即倍工修造約語衆
中支不具者勿來看鑄遂得了亮錚
鏘聲七十里鍾今見在佛隴上寺後
還國清所住之房去水懸遠房頭空
地純是礓石乃懷念曰若令此石出
水豈不快乎言竟數日石中泉溜周
給東西國清精舍隨高置立明以謙
堂狹小欲毀廣之共頂禪師商量頂
勸勿改有括州都督周孝節遥聞此
事即施杉柱泛海送來頂向赤城感
見明身長一十餘丈高出松林之上
異從數十許人語頂曰兄勿苦諫事
願剋成頂知神異合掌對云不敢更
諫一依仁者堅堂之日感動山王晨

朝隱軟狀若雷震摧樹傾枝闊百步

願兜成功矣初異合堂基基本直東
諫一依仁者堅堂之日感動山王晨

朝隱軟狀若雷震摧樹傾枝闊百步許自佛壟下直到於寺至乎日沒還返舊蹤砰砰磕磕勢若初至又願共道俗造當殿金銅盧舍那像坐身丈六時有一人稱從槽溪村来施金十一兩用入像身問其姓名終不肯說礼拜辞退周訪彼村無人識者又比房侍者恒聞房内共人語話陰伺察視不見別形所聽言音唯勸修善既而化緣就畢大漸時至清旦呼諸弟子夫人壽命不可常保汝等宜知便自脫新淨之衣著故破者換衣纔竟奄然就滅春秋八十有六經二宿左手仍内掘三指當於其時有房内弟子榮泰難提二人剃頭沐浴見如此事即報寺主慧綱合衆驚集倍慟于懷然其為性不畜私財浙南諸州男女黑白歸向者數不可紀所得布施隨緣喜捨每叅隨帝悉蒙命坐賜絹一百二十段用充六物不留寸尺悉造經像有勑施僧基業見於寺録造金銅尊像小大千軀悉人中已上十迴作僧施讀藏經二遍其外書寫經

論彫畫殿堂修諸寺宇傍為利益及諸靈驗功德費用運心應念即自送

金銅尊像小大千軀悲人中已上十
迴作僧施讀藏經二遍其外書寫經

論彫畫殿堂修諸寺宇傍為利益及
諸靈驗功德費用運心應念即自送
来充其支度不可具載
釋智藏姓魏氏華州鄭縣人也十三
出家事鵠法師當西魏之世住長安
陟岵寺值周滅法權處俗中為諸信
心之所藏隱雖王禁剋切不懼刑愆
剃髮法服曾無變俗迄至隋初乃經
六載晦迹人間不覈道禁自有同塵
莫敢聯類矣移都龍首住大興善開
皇三年乃卜終南豊谷之東阜以為
終世之所也即昔隱淪之故地矣山
水交映邑野相望接叙皂素日隆化
範後文帝勑左衛大將軍晉王廣就
山引見藏曰山世乃異適道不殊貧
道居山日積意未移想陛下國主之
體不奪物情為宗王具聞帝帝歎訝
久之乃遣内史舍人虞世基宣勑慰
問并施香油熏爐及三衣什物等仍
詔所住為豊德寺焉每至三長之月
藏威開道化以智論為言先所登
踐者皆理事齊禀京邑士女傳響相
趍雲結山阿就聞法要逮武德初歲

爰置僧官衆以積善所歸乃處負

爰置僧官衆以積善所歸乃處負
內道開物悟深有望焉雖預僧僚而
身非世撿時復臨叙終安豐德以武
德八年四月十五日遘疾少時終於
所住春秋八十五然藏青襟入道自
撿形神不資奢靡不欣榮泰時居興
善官供頻繁願存乞食盡形全德縱
任居僧務夏雨冬水而此志不移終
不妄噉僧食晚居西郊栢林墓所頭
陁自靜文帝出遊遇而結歎與諸官
人等各捨所著之衣百有餘聚藏令
村人車運用充寺宇故使福殿輪奐
迥拔林端靈塔架峯迢然雲表致有
京郊立望得傳遥敬矣又爰初受具
以布大衣重補厚重可齊四斗六十
五夏初無一離受日說欲由來未傳
常坐一食終乎大漸而狀形超挺唐
量八尺二分質貞魁梧峙然峯崿之
相常居寺之南岫四十餘年面臨深
谷目極天際徑途四里幽梗盤岨不
易登昇而藏手執澡瓶足躡木履每
至食時乘崖而至午後還上初無顛
墮因斯以談亦雄隱之高明者故圓

寫象供于茲存焉京師慈門寺沙門
小墨歛藏素業為建碑于寺門之右

趙雲結山阿就聞法要逮武德初歲

墮因斯以談亦雄隱之高明者故圓

寫象供于茲存焉京師慈門寺沙門小曇欽藏素業為建碑于寺門之右

潁川沙門法琳製文

釋法喜俗姓李襄陽人也七歲出家顒禪師為其保傅顒道素温贍有聞同侶後住禪定將終前夕所居房壁自然外崩顒曰依報已乖吾將即世於是端坐閉目如有所緣奄然而卒初不覺也自喜恭恪奉侍積經載紀而顒專修定業略於言誨便以觀量知人審喜機度事逾先習不肅而成鑽仰景行惟德是輔荆州青溪山寺四十餘僧喜為沙弥親所供奉晝則炊煑薪蒸夜便誦習經典山居無炬燃柴取明每夕自課誦通一紙如是累時所緣通利雖學諸經部類而偏以法華為宗常假食息中間兼誦一卷餘則專以禪業繫念在前纔有惛心便又温故仁壽年内文帝勑召追入京師住禪定寺供礼隆異儉行為先接撫同倫譏虛成德爰有佛牙舍利帝里所珎縶以案寶處之上室瓚寶溢目非德不知大衆以喜行解潛

通幽微屢隆便以道場相委任其監護喜遂網維供養日夕承仰又以顒

利帝里所珍藥以衆寶處之上室現
寶溢目非德不知大衆以喜行解潛

通幽微屢隆便以道場相委任其監
護喜遂網維供養日夕承仰又以顯
師去世意欲冥被靈爽願誦千遍法
華因即不處舊房但用巡遶寺塔行
坐二儀揞窮本願數滿八百精厲晨
宵繫心不散覺轉休健同寺僧者見
有白牛駕以寶車入喜房內迫而觀
之了無蹤緒方知幽通之感有遂教
門而卑弱自守營衛在初諸有疾苦
無論客舊皆周給瞻問親為將療至
於屎尿膿吐皆就而味之然則患疾
之苦世所同輕而喜都無汙賤情倍
欣懌以為常業也致有遠近道俗帶
疾相投皆悅慰其心終其報類或有
外來問疾並為病者陳苦有問其故
喜云病人經惱來問致增故耳武德
四年右僕射蕭瑀於藍田造寺名津
梁夙奉徽風嘉其弘度出而居之時
屬運開猶承飢荐四方慕義相次山
門便減撤衣資用充繼乏稟歸行務
衆所宗焉凡有遲疑每為銷釋並會
通旨理暢顯（神彼而為行況客）卒難備紀傳者嘗
同遊處故略而述之後乃屏退自資

超居衆五曬山南阜鄉号盧陵即九
紀之故墟也北頂露臺之嶺南對赫

通百理暢顯（祖燕行況密）卒難備紀傳者嘗同遊處故略而述之後乃屏退自資

超居衆五曬山南阜鄉号盧陵即九紀之故墟也北負露臺之嶺南對赫胥之陵交澗深林仙賢是集即卜而宅之乃有終焉之志蔫勵子弟誘導山民福始罪終十盈八九貞觀初年夜涉其半見有焰火數炬從南而来正趣山舍僧俗驚散慮是賊徒以事告喜喜曰此應無苦但自修業及至尋顧不知所由其居處降靈皆此類也六年春創染微疾自知非久强加醫療終無進服至十月十二日乃告門人無常至矣勿事醫擾當嘿然靜慮津吾去識勿使異人輒入房也時時唱告三界虛妄但是一心大衆忽聞林北有音樂車振之聲因以告之喜曰世間果報久已捨之如何更生樂處終是經累乃又入定須臾聲止香至充滿達五更初端坐而卒春秋六十有一形色鮮潔如常在定初平素之日歷巡山嶮行見一處幽隱可為栖骸之所命弟子亦之及其終後寺僧屬其儀貞端峙不忍行之鑿山為窟將欲藏塵尔多暴雪忽零有餘

一尺周迴二里蔽於山路遂開行送

寺僧屬其儀貞端時不忍行之鑿山
為窟將欲藏塵尔多暴雪忽零有餘

一尺周迴二里蔽於山路遂開行送
中道降神於弟子曰吾欲露屍山野
給施衆生如何埋藏違吾本志雪平
荒逕可且停行衆不從之乃安窟内
經久儼然都無摧腐宗國公親往觀
之神色如在歎善而歸尔後怯無損
遂舉其納衣方見為物所噉頭項已
下枯骨鮮明詳斯以論寔本願之所
致耳且喜學年據道事仰名師青溪
禪衆天下稱最而親見奉養故得景
行成明日光聲采加以敬慎戒約聞
即依行計業分功步影而食時少覺
老必虛齋而過晦望懺洗清心布薩
安邸貧病固是常宜衣弊食麁誠其
恒志輕清拯濟見美東郊矣